

伟大的偶像唤醒伟大的自己

——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罗永章

科学狂人，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给很多人的印象。果真如此吗？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正在工作的罗永章。他赶紧迎上来，和记者握手，亲自给记者拿了一把椅子，分明一副谦谦君子形象。

科学家一定要用科研成果说话

1987年，罗永章从兰州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毕业后，赴美留学。那个年代，出国留学的绝对是少数。而出生于山东烟台栖霞县（现为栖霞市）一个贫困小山村的罗永章能够走出国门，并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求学，更是凤毛麟角了。

记者了解到，在2014年青岛召开的一次3000多人参加的生物医药领域的会议上，有熟悉罗永章的医药专家说了这样一句话：“罗教授，如果说您在国内这个领域是老二，老大是谁呢？”

罗永章没有回应，只是说：“科学家一定要用科研成果说话，而不是靠论文堆砌。”

在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罗永章可能还真的算不上出名。因为他很少参加国内的学术会，“很多会不能启迪智慧，是在浪费时间。”他说。

罗永章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钻研课题，手把手带学生。18年来，罗永章带领的团队在肿瘤微环境、新生血管信号转导、蛋白质折叠及分子伴侣作用的分子机理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不断结出硕果，确立了他在国内外生命科学

领域的地位。特别是国家一类抗肿瘤药物恩度的成功研发，以及在上世界上首次证明Hsp90 α 是全新的肿瘤标志物，更使他的名字在医生和患者中传开了。

来自中国的小个子罗永章，因为解决了美国人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研发出活性至少是美国同类产品两倍以上抗癌药物，入了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两院院士、饿死肿瘤疗法理论的奠基人佛尔克曼的法眼。老先生将其推荐给了另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咖，被称为“DNA之父”的詹姆斯·沃森。

“沃森，我一生的偶像”

在罗永章办公室墙上有一张他和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人的合影，他就是詹姆斯·沃森，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在罗永章眼里，詹姆斯·沃森是健在的诺奖得主里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自从小时候在书上知道了詹姆斯·沃森后，我就想将来要做中国的‘詹姆斯·沃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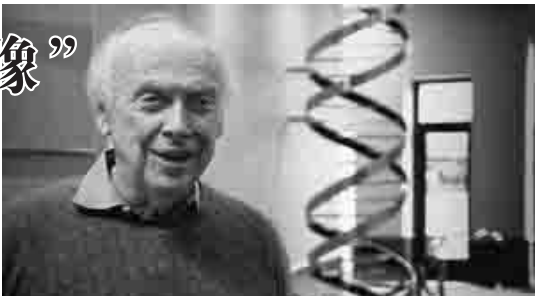
詹姆斯·沃森对罗永章的影响深入骨髓。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发现了太多的机理和信号通路，也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但有多少能对肿瘤患者有所帮助？所以，能够将肿瘤治愈或者控制，才是最有意义的。”

正是大师吹响的这个冲锋号，让生性好强的罗永章成了冲在第一线的战士。这种动力至今未变。

2008年、2010年，詹姆斯·沃森两度专程来清华大学访问他的实验室。2013年，他带领团队在上世界上首次证明Hsp90 α 是全新的肿瘤标志物，并由此开发出肿瘤早期检测的试剂盒时，沃森博士得知后兴奋不已，专程派人送来贺信，信中写道：“你和你在清华的同事向攻克癌症这一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对于取得的成绩，罗永章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生需要一个伟大的偶像，只有伟大的偶像才可能唤醒伟大的自己。”

60后的罗永章青少年时期正是人们对陈景润、华罗庚等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时代。以他为代表的莘莘学子正是在这种科学崇拜中寒窗苦读、负笈求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科技界的翘楚。



詹姆斯·沃森

孩子们还有当科学家的梦想吗？

2015年1月，号称“布鞋院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遥感地理学家李小文去世。之后没几天，某青年歌手因乳腺癌去世。李小文院士的去世消息在几天后才见诸媒体，之后的报道冷冷清清。相反，该歌手去世的消息轰动了媒体圈，不少门户网站推出了专题报道。对于媒体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罗永章有些扼腕。他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尴尬。每年全国两会，每逢他碰巧和文艺界委员在一张桌上吃饭，都会有不少年轻记者跑过来和这些明星合影，还经常让一旁的他帮他们拍照。

在美国，大多数科学家也不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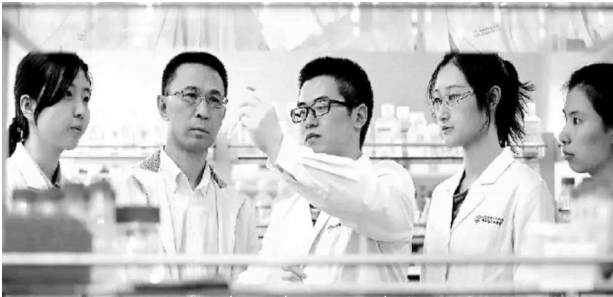
媒体关注，绝大多数科学家老百姓并不认识，但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对他们的尊重都是毋庸置疑的。科学家虽然成不了富翁，但生活条件、待遇等各方面，也算很优厚的。在中国，这种氛围还较差，至少崇尚科学、尊敬科学家的氛围还不够浓厚。相反，追星、崇尚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风气却很盛。

“孩子如果每天耳濡目染这些东西，他们还会产生当科学家的梦想吗？如果想都不想了，我们的科研后备军将来会如何呢？”罗永章表情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科学家可以不出名，但科研氛围和崇尚科学的精神不能被冷落。”

媒体是舆论导向的引领者，被誉为社会公器，他们对科学家的报道，对其科研成果的关注，对于传播科学精神、提高百姓科学素养、营造崇尚科学的氛围至关重要。

“从2000年到2016年，我国有27位科学家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家能记住几位？赵忠贤院士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在我国超导领域默默耕耘50多年，取得了重要成果，媒体可曾追踪过？屠呦呦研究员在获得诺奖之前，有多少百姓听说过她？”罗永章的发问让记者后背直发凉。

《人民政协报》2017.3.3 文/李木元



罗永章(左二)和团队在实验中

去年3月15日，全国政协会议闭幕第二天，《人民政协报》刊发了李木元记者采写的《陈凯先之问》稿件。这篇只有千余字的小文引发的舆论热点却迟迟没有降温。之后，这篇稿件不仅被各大媒体转载，还在微信上广为流传。有科技界委员甚至能够背诵其中句子，并将此文保存在办公室电脑桌面。

文章以记者在全国两会开幕当天的见闻开头，各路媒体的长枪短炮大多对准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对于科技界的大咖们却熟视无睹，从而引发了对当今社会民众重视明星却忽视科学家现象的深刻反思。

曾几何时，陈景润、华罗庚、王淦昌、严济慈等科学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偶像；曾几何时，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齐声表示“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如果说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是人民中的英雄而不是明星决定历史的高度！

何为英雄？和平年代，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科学家是当仁不让的英雄。一个国家和民族拥有科学家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她能走多远。

目前，虽然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实力有了明显提升，既能上九天揽月，也可下五洋捉鳖。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整体科技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一些核心科学技术，依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在大力推行“双创”、助推科技强国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厚植崇尚科学、尊重科学家的土壤，让我国高水平的科技队伍后继有人。

厚植崇尚科学的土壤

华罗庚与闻一多的患难之交

华罗庚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曾经交往十分密切，并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

那时，日机天天轰炸昆明，所以，昆明城内的住房特别紧张，很多教授便到郊区租房子住，闻一多就在昆明北郊的陈家庄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住，家里8口人，十分拥挤。

有一天，闻一多在街上遇到了华罗庚一家，得知华罗庚一家原来的房子不能住了，正在到处找房子，可找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闻一便邀请华罗庚一家与他们住到一起。

就这样，华罗庚一家搬到了闻一多家中，一间小屋子，中间用帘子隔开，一边住着华罗庚一家6口人；另一边住着闻一多一家8口人。每到晚上，帘子两边各点着两盏油灯，两位教授在灯下工作到深夜，闻一多研究“槃瓠”，华罗庚研究素数，相处十分融洽。

华罗庚曾经写过一首诗，来形容这段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

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当时，由于战时物价飞涨，所以联大师生的生活十分艰苦，为了养活8口之家，闻一多不得不靠刻图章来增加收入，以缓解生活压力。闻一多精心刻了一枚图章赠送给华罗庚，上面写道：“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伦，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写得十分幽默风趣。这枚图章，华罗庚一直珍藏着。

得知闻一多遇害后，华罗庚十分悲痛，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悼念闻一多，他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一多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候，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和无数前辈的未竟事业。”

《文史博览》2017年第2期 文/唐时月



“幽静的妹妹，温淑的爱人……”

94岁院士给妻子写情诗62年

“幽静的妹妹，温淑的爱人/我心里永远珍藏着你纯洁的形象/如果没有了你，我的生命/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空虚和荒凉……”这是1955年1月5日，南京大学物理系的青年教师冯端，写给在南京三女中当语文老师的未婚妻陈廉方的一首情诗，细腻的情感和笔触，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理工男”之手。同年4月1日，两人缔结良缘。后来，丈夫成了蜚声海外的中科院院士，妻子则做了一辈子的家庭主

妇。光阴流转，两人相守的日子已经超过了两万天，写诗的小伙子如今已经94岁，诗中的廉方也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

两位“90后”讲起了他们的爱情保鲜秘籍。原来，在冯端与陈廉方的爱情里，诗歌一直存在。冯端与陈廉方交往不久，就赠了两本诗集给她，一本《青铜骑士》，一本《夜歌和白天的歌》。结婚后，每逢重要的节日，冯端都要写诗庆贺。因为工作的需要，冯端出国访问，为了表达自己对妻子的相思之情而写出的诗句就更多了。一次在美国访问期间，思乡情浓，

94岁院士给妻子写情诗62年

便写下了“异域风雨夜，客枕相思湧。遂令闺中妇，潜入游子梦。”1978年，陈廉方被查出罹患癌症，因为发现得早，手术做得很成功，故化险为夷。为此，冯端大喜过望，诗兴大发，作诗十首以贺。

62年里，文学造诣颇高的冯端给太太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情诗，陈廉方则用一只大红色的小皮箱，完好地保存了先生的所有作品。

《北京晚报》2017.2.13